



碧水碧波

——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以跃进的农村为背景，通过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，歌颂着年轻一代。主人公刘石柱，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他在领导修渠、打井中，废寝忘食，不畏艰难，终于用活生生的事实驳倒了保守思想，变苦水区为全部甜水浇地，改变了家乡面貌。共青团员王梅英，不顾保守思想的父亲多方阻难，勇敢地和刘石柱站在一起，通过劳动与工作，建立了深厚的爱情。作品生活气息很浓，故事生动，人物写得有声有色。

春 水 碧 波

李逸民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2 印张 • 44,000字

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095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·280

定 价：二角二分

已經立春了，天還十分冷。王保全老汉挖了一天糞肥坑，晚上回來，又凍又餓，端起熱糊糊的湯，呼嚕呼嚕就是兩大碗。這下子，肚里仿佛燃起了火，一剎時，脊背骨汗津津的，滿頭滿臉濕淋淋的。他擦了擦頭上的汗，向女兒道：

“梅英，到東屋把我的烟袋拿來。”

梅英知道爹要去社里開會，放下碗，起身就往外走。出門一看，只見滿天烏雲，不由得皺起眉頭：天陰的這麼黑，爹老腿硬膀的，半道兒上跌倒可怎辦？她想讓爹留在家裡，自己去開會，轉念一想，不行啊！剛才社主任說，今晚上開的會很重要，一定要讓爹親自去。於是她三腳兩步跑到爹的房裡，找着烟袋，拿起爹的老羊皮袄，出來，又拐進自己住的房裡，從炕角摸着手電筒，把這些都給爹送去了。

“拿這干啥？”王保全只接過來烟袋和皮袄，把手電筒又推給女兒。

“今晚陰的黑，路上不好走。”梅英解釋說。

“咳咳，我活了這把子年紀啦，黑夜走道，這是常事，在村里開會，閉住眼也能摸到。”

說着，他從飯桌旁站起來，披上皮袄，裝起一鍋烟，就灯點着火，猛抽兩口，然後，拖着兩只沉重的母雞窩暖鞋，踢踏踢踏地走了。

王保全走后，梅英开始拾掇飯菜、刷鍋洗碗，她想起爹刚才那个样子，不由得抿嘴笑了，独自說：“倔老头、倔老头，越老越倔了！”

真的，王保全老汉的脾气这二年越来越倔了，尤其是碰到年輕人，三句話說不完，就动气冒火，跟人抬杠。为这事，梅英經常劝他說：“爹，高是一句話，低也是一句話，和人家說話，和謁点儿，再別动气。”王保全理直气壯地說：“嫌我吵？你想想，不吵行不行，过去是单干，各家管各家，只要把自个的庄稼做好，門戶看紧，管人家成龙还是变虎！可目下呢？咱們办起高級社，上千口人在一个鍋里攪稀粥，把庄稼鬧坏了，这是玩儿的嗎？咳，我最看不惯那伙年輕人，說話冒冒失失，干活毛毛草草，凭他們，社还能办好？社办不好，人人有份，我能不管！”

梅英觉得爹的态度虽然不好，可爹的話明是一派正理啊！她知道爹是个精細而又严峻的人，不論干啥，从不服人。她記得六岁上，娘死了，沒人給她做衣裳，爹白天在地里干活，晚上在家学着做，她穿上爹做的小袄小褲出去以后，左邻右舍的嬌嬌大娘們都眼气的說：“哟！你爹的手真巧，做的这針脚，比你娘还好哩。”娘死后，爹不光做地里活，还得縫衣裳、做飯，就这样，咬着牙关，熬到解放，总算熬出来啦。

解放后，日子过的活潑了，自己上了小学、中学。去年初中毕业后因沒考上高中回家来了，爹並沒有責怪，反而安慰說：“回来就回来吧，种庄稼是万事根本。……”

梅英想起爹过去受的苦，想起爹对她那样苦心的撫育与爱护，她打心眼里感激着爹。因此，王保全的脾气虽然倔，虽然动不动就对她斥責，但她並沒有因爹的脾气不好而对他

不滿，更沒有頂撞過他，甚至有時受了爹的氣，她還對着爹笑一笑呢。

洗完鍋碗，她端着燈走進自己房里，把燈撥亮，放在桌上，翻開一本書，細細看起來。

看了兩頁，猛想起劉石柱托她辦的事情了：

今天早上，梅英正在隔壁磨房磨面，石柱跑來說：“梅英，問你個事情！”梅英說什么事？石柱說：“你知道挖渠碰到流沙怎麼辦？”梅英覺得問題很突然：“你問這干啥？”石柱說：“是這麼回事，要實現糧棉大躍進的計劃，頭一步先得把旱地變成水地，可是咱這是苦水，打不成土井，要打就得打自流井，我估算了一下，打一眼自流井，最少得花八百元，還得兩個多月才能打成，工本大，時間長，這辦法在咱這里行不通。我想了個又快又省的辦法，就是在胡家嶺一帶挖渠，把黑龍潭的甜水引過來。我把這個想法對社主任也說過了，他很支持。可是聽說胡家嶺一帶是流沙土質，開不成渠……”說到這里，石柱帶着求助的口氣說：“梅英，你經常愛看農業書，許能給咱想個辦法吧！”

梅英想了想說：“控制流沙的辦法，以前我從雜誌上也看過，可現在記不清楚了，我可以寫信向同學們打聽打聽。”

“那你趕快寫！”石柱催促着。

梅英說：“誤不了，今黑夜我一定把信寫好。”

二

梅英剛把信寫完，忽然“咕咚”一聲，大門被推開了，接着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

“誰呀？”

没人答应。又问了一句，她爹在房里才瓮声瓮气的回道：

“我！”

她心里奇怪起来：往常，要到喂饱牲口的时候才散会，为啥今晚散得这样早？

“爹，会开完啦？”她怀疑地问。

王保全没有应声。他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直叹气。

梅英慌了，以为爹得了什么急病，忙跑进爹的房里，焦急地问：

“爹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

连问三遍，王保全一声不吭。猛的，他翻过身，长嘘口气，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：“这不是叫我开会，这，这是诚心闹我丢人！”

“爹！这究竟是咋回事？”

“不能提，不能提，”王保全摇了摇头，又翻了个身，朝梅英一揮胳膊：“去，你別管我，快去睡吧！”……

梅英見爹这个样，怎么能离开呢？她想等爹气消了，再問清楚是为了什么。她摸着火柴，把灯点着，坐在一旁，无可奈何的盯着爹的脸，心里不住的猜测着：爹是为了啥呀？生这么大的气！

王保全为啥生气呢？是由选举水利股长引起的。

原来，这个村的高级社虽然成立二年多了，但由于这里是苦水，因此，社里連水利股也沒有設立。农业大跃进开始后，社干們觉得水利工作很要紧，决定增設一个水利股，专管水利建設。今天晚上开社員会，就是为了选举水利股的干部。

会上，社主任让大家提水利股长候选人时，上年紀的人

提出选王保全，說是他过光景俭省、办事情热心，一定能把社里水利工作搞好。可是有些年輕人却不贊成。他們嫌王保全一来脾气古怪，二来思想保守，提議选石柱。說是石柱人虽年輕，但他能干，能鑽，担任水利股长滿合适。这么一說，引起一帮妇女发言了，有个外号叫“隔墙脆”的姑娘，尖声細嗓地代表妇女們說：“我再提个候选人，我們妇女都說，梅英担任水利股长最好，梅英有文化，又愛看 农业生产的書，說不定将来是个农业专家哩！”說完，用手把臉一捂，好像倒了胡桃車似的，哈哈笑的伸不直腰来。……

社主任王占胜見大伙发言很踊跃，就鼓励說：“好吧，大家随便提，只要認为能干的都可以提。”酝酿了一会，水利股长候选人一共三个：王保全、刘石柱、王梅英。

提出候选人，开始选举了。王保全心里突突直跳，他想：要是把梅英选上，还没啥，女儿当了水利股长，做爹的脸上也光彩。万一选上石柱，我可把人丢到海底啦！

他越想越不安，手拿着选票，滿会場里走，想找会写字的人替他写。忽見墙角围着一坩堆人，他約摸有人正在写票，还没走到墙角，就听見人們紛紛議論：“选石柱，选石柱，石柱能干！”这些話，在王保全听来，如同一顆炸彈，他只覺得脑子里轟的一声，頓時两眼发黑，头脑发胀，好像得了急病，差点倒了下去。他賭气的想：好，你們覺得石柱能干，就选石柱吧！一生气，他把手里的选票，三撕两扯，揉成一团，狠狠往地上一扔，气嘟嘟的回家去了。

占胜肚大伙把写好的选票送到桌子上，查了查票数，缺少一张。問誰沒有交票，都說交了。有个小伙子說：“大概是短保全老汉的票，不知因为啥，他又生气了，刚才我見他把票撕壞回家去了。”占胜知道王保全老汉冒了火，絕不是

三言兩語能說轉的，因此他就說：“開票吧，保全老漢的問題，開完會再說。”選舉的結果，票最多的還是王保全，其次是石柱，梅英只有八張票——大都是婦女托人寫的。

會一完，占勝就去了王保全家，一方面想了解了解王保全為啥嘔氣，另外，還要順便的通知一下：王保全當選了水利股長。一進房子，只見王保全躺在炕上直哼哼，梅英坐在一旁，眼里噙着淚花，占勝不由吃了一驚：

“保全叔，你怎么啦？”

梅英見社主任來了，忙起身坐坐，轉過臉朝她爹喊：

“社主任來啦，爹，爹……”

王保全緊閉雙眼，一聲不吭，好象睡着了似的。

梅英輕輕地嘆了口氣，說：“主任，今黑夜的會是怎么回事？為啥把我爹氣成這樣子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呀！”占勝也很奇怪：“今黑夜咱們開會是選舉水利股長哩，選舉時，我也在場，保全叔並沒有跟誰吵嘴呀……”

“哼，選舉！”王保全聽占勝提起選舉，氣更大了，猛一下從炕上躍起身子，翻着白眼：“不提選舉，我不生氣。占勝呀，我並不是想當官，既然石柱能干，就選人家石柱唄，為啥要提我王保全的名字？嗯，這不是故意挖我的臉嗎？”

占勝一聽，心里亮了，就解釋說：“保全叔，為這個生氣太不應該。辦農業社要講究民主哩，選社干更應該民主。社干候選人，可以社大家隨便提，絕不能阻擋。至於最後選的是誰，這得少數服從多數，看誰的票多。就拿剛才選水利股長說吧，雖然有的主張選石柱，可是多數人選的是你，咱們得按多數人的意見，所以最後決定水利股長還是你。”

“我干不了！”王保全把头一摆，脸朝着墙。

“别赌气。”占胜笑着，劝解说：“大伙选你，就是觉得你能干，说实在话，大伙可没得罪你，何必跟大伙治气？”

“我不是跟大伙治气，”王保全讽刺地说：“刚才在会场你没听见有人夸奖：别看石柱年纪不大，人家干劲大、本事大，我比起人家石柱可差的远哩，还是让人家石柱当水利股长吧。”

“咳，保全叔，只怨你回来的早，刚才的会没听完，不管别人说长道短，石柱这娃反正对你很尊敬。选完水利股长以后，大伙觉得水利股光你一个人，怕忙不过来，应该配备两个水利员，给你当帮手。有人就提议石柱和梅英，大伙通过了。我问石柱有什么意见，石柱说没意见，愿意跟着王大伯学习。保全叔，你听人家娃说的多好啊！石柱和梅英是咱们的水利员，今后，你要领导石柱哩，还能生他的气吗？”

王保全没想到自己当选了水利股长，更没想到石柱今后要属他领导，听占胜这么一说，肚里的气自然消了几分。不过，当着社主任，他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心事露出来，因此表面上还装的很固执，仿佛他之所以赌气，并不是为了想当水利股长似的。

“说老实话，我不争这个水利股长。占胜，你知道，我生气的是，有些人太小看我了，说我没本事，我倒不反对，可是，他们说我不如石柱，我服不下去。”说到这里，王保全叹了口气：“咳，目下，大伙既然说出口，让我干水利股长这差事，好，看在大伙的面子上，我就干吧。可是要让我领导石柱，我怕领导不了。”

占胜知道王保全是阳性子人，就说：“咳，保全叔，你要不领导石柱，咱社再挑不出领导的人了，你看，咱社有经

驗的老年人，除了你，還有誰呢？你不干還行，干吧，別推諉。”

占勝的話雖然不多，可句句都說在王保全的心坎上了。最後王保全咧開嘴，嘿嘿的笑了，意思是說：託石柱來吧，只要他知理、听话，我老漢這一套，够他一輩子學了。

占勝又把水利股的任务交代了一下，临走時，向梅英說：“水利股就是你們三個人，明天把石柱叫來，和保全叔共同把水利股的制度研究一下，最好再訂个計劃……”

“我干不了！”梅英羞怯地說。

占勝眼睛一瞪：“怎么，你也要我打通思想！”

一句話，說的梅英噗哧笑了。

三

石柱因為惦记着社里開渠的事，昨天晚上一夜沒睡好。天一閃亮，他起來就往外跑。

“你往哪去？”他爹劉老根問道。

“我到外邊去一趟。”他揉着眼，邊跑邊回答。

“不能遠去！”他爹揚起嗓子說。“咱后院豬圈牆塌啦，和点泥，幫我把它拾掇拾掇，要不，下場大雪，豬娃子就凍死啦。”

石柱說：“我馬上就回來。”

出了大門，穿過一條窄狹的小巷，恰巧碰見梅英。

“你干啥呀？”梅英先開了口。

“找你。”

“有啥事？”

“你把那封信寫好了沒有？”他那兩只大眼睛瞪的圓圓

的，显出万分焦急的样子。

“什么信？”梅英见他焦急的可笑，假装忘了。

石柱急得说：“看看看，我就怕你忘了！昨天早上千叮万嘱咐，果然你把它忘了！”

梅英噗嗤笑了，转身一看，后边没人，就瞟了他一眼，细声说：“你呀，这种急性子就克服不了！”说着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，指着信皮上的字，问道：“你看这是啥？”石柱咧着嘴，怪不好意思。

梅英说：“这信是我昨天晚上写的，现在就要把它送去邮。”

“你别去啦，我去。”石柱眼里充满着无限感激的神情。

梅英问道：“你早上没有事吗？”

“没啥要紧事，我跑的快，不一会就回来啦。”

“行，你去吧。”

石柱接住信，撒腿就跑。

“慢着，”梅英喊住他。

“还有啥事？”石柱转过脸，奇怪地问。

梅英回头看了看，就带笑说：“好厉害，昨天晚上，险些把我爹气死！”

“为啥？”石柱吃惊地问。以为梅英和她爹顶嘴了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，”梅英把嘴一撇，娇嗔地说。

“因为我？”石柱用手摸着脑袋，有点惶惑：“我没惹他呀！”

梅英一笑，便把她爹呕气的经过，简短地说了一遍。

石柱一听，不由得笑了起来，诙谐地说：“哦，想不到你爹的名誉地位思想还很严重哩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梅英瞅了他一眼，接着很正經的說：“吃过早飯，你到我家來一趟，把咱們水利股的工作研究一下。”

“好，我走啦。”

石柱說着，扭身就朝鄉人民委員會所在地——閻家村跑去。

閻家村離這裡二里多路。石柱跑到閻家村，先把梅英寫的信送到郵政代辦所，出來經過鄉人民委員會門口時，他想看看有沒有給社里來的公事，如果有，他可以順便給社里捎回去。走進鄉人民委員會一間，鄉秘書回答說：“這兩天沒有文件，剛才，縣人民委員會來了個電話，通知各農業社的水利股長明天去縣里學習，這次主要是學習打井、開渠的技術哩，時間不長，只有三天。就這麼個事情，我不另寫通知啦，你回去給社主任說一下，託水利股長早作準備。”

石柱打鄉里出來，一路走一路想：學習打井開渠技術，這可是個好機會！要是自己也能去學習，看多好啊。

到家，劉老根已經把飯做熟了。石柱這才想起爹叮嚀修豬圈的事他又忘了，自覺理屈。他畏怯的看了爹一眼，只見劉老根沉默不語，背貼着牆，蹲在地上，只顧喝飯。

石柱難堪地舀了碗飯，跼蹐在灶門口，三下五除二吞咽完了。然後他把碗筷放在水盆里，一邊用手刷洗着，一邊望着他爹的臉，吞吞吐吐地說：

“爹，吃過飯我還要開會……”

劉老根一聽，臉上的皺紋更深了，憋了一會，忽然把碗往地上一墩，火腦地說：“咱村黨員又不是你一個，可誰象你？飯一吃，嘴一抹，抬腿就走。整天為社里的事跑爛鞋，你又不是社幹部，誤了工也白搭，圖個啥呀？……”劉老根一開口，老是這幾句，石柱聽的不止一次兩次了。他不管爹

說不說，聽見裝沒聽見，草草的洗完碗筷，低下头噤噤的走了。

这下可把刘老根气坏了。他指着石柱的脊背，大声吼道：“你小狗日的，翅膀硬啦，你有本事，永不要上我的門！”

石柱不管他爹罵不罵，跳出大門，只是个跑。……

刘老根和王保全不同，王保全善于計劃，而刘老根一辈子只知道死做死受，过光景不会惜算，在旧社会把女人也卖了。石柱离开娘的时候才两岁，他只記得从小就跟上爹在地主家里做活，那时他見人家小孩都有娘，就問刘老根：“爹，我娘哩？”“你娘死啦。”刘老根哄他說。他以为娘真的死了。后来，他漸漸长大了，才听人說他爹把他娘卖了，他想他娘，他恨他爹，可是当他懂得了爹在旧社会的处境以后，他理解爹那样做，完全是迫于无奈，因此他又同情和怜惜他爹了。

他从小沒上过学，村里开展速成識字运动的时候，他带头参加識字班，現在对付着能看报了。他今年二十二岁，十八岁上就当民兵，因为工作积极，前年入了党。过去，他虽然不是社里的干部，可是他对社里的事情很热心，凡是对社里有利的事，他經常賠上工夫，夜里熬眼，白天挨餓，他都愿干。去年夏天，梅英毕业回来了，他算是在工作上有了个伙伴，梅英也热爱农业社，經常出主意、想办法，帮助社里改进工作，因此他就經常找梅英談。梅英学习的热情也很大，她有文化，看的都是“农业学”、“水利学”等厚本書。这些厚本書，石柱是看不懂的，他之所以和梅英接近，无非是覺得人家學問大，又不驕傲，想向人家学点东西罢了。他对村里有种庄稼經驗的老年人也非常尊敬，特別是很想和王保

全接近，而王保全脾气倔，有时他問人家十句，人家只回答一句，弄的他怪难为情。

昨天晚上，大伙把王保全选为水利股长，他和梅英都当了水利員，他非常高兴，因为今后他可以和王保全还有梅英，經常在一块研究工作了。这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帮助，这多么好啊！由于心里激动，刚才又听梅英說，吃过早飯水利股要开会哩，因此，他只喝了一碗飯，也不顧他爹的憤怒和吵鬧，就跑到梅英家里。

四

梅英正在院里劈柴，見石柱来了，就問：“你吃啦？”石柱說吃啦，接着小声問梅英：

“你爹呢？”

“在房里。”梅英拿着斧头朝东房一指，“你去里边坐吧，我劈完这节硬柴，馬上就来。”

王保全听見梅英和石柱在院里說話，故意在房里咳嗽了两声。

石柱走到王保全門口，沒敢馬上进去，用手把門帘掀个縫縫，輕輕地喊道：“大伯！”“进来。”王保全在房里应了一声。石柱走进房里，不坐也不蹴，脸上浮着笑，拘謹地問：“大伯，今上午咱們水利股研究事情？”“对，商量商量。”王保全点了点头。

王保全态度冷冷的，石柱有点着急，他很想多說几句话，来打开这沉闷局面，但一时又想不起該从什么地方說起。他想走出去，又不好意思，正在左右为难，門帘一动，梅英双手端着个鉄盆进来了。

“好冷的天呀！”一進門，梅英就說。“真是怪事，已經立春了，天還這麼冷，眼看到了小晌午，還是滴水成冰。我爹的炕沒有燒，牆上盆火，咱們烤烤。”

梅英對石柱，越來越好了，石柱要是穿的薄，她見了就覺得冷；石柱要是沒有吃飯，她肚里就覺得餓。不過，她的這種深情厚意中所暗示的那個東西，老實的石柱，還沒意識到，他只覺得梅英跟一般的女學生不一樣，不驕不傲，容易接近，肯幫助人，又挺和善，因此，他很感激她。

梅英把火盆放在地腳中間，架起剛劈碎的拍木柴，擦燃一根火柴就點。

“別點火，我不冷！”王保全阻止道。

梅英說：“燒两根硬柴，也不算啥值錢東西，我少坐一會，把咱園里的樹枝整整，就是一担。咱們現在要研究工作，石柱也來啦，天這樣冷，沒火還行？”

王保全猜透了女兒的心事，他有點生氣，但做爹的怎好意思往外說呢！

石柱生怕因烤火觸怒了王保全，急忙站起來，打着圓場說：“算啦算啦，不冷不冷！”

“你坐下吧”，梅英把辮子一甩，“那不是凳子，你站起來干啥？”

梅英麻利的點着了火。立時，熊熊的火焰，把梅英的臉映得紅通通的，石柱畏怯的瞟了王保全一眼，王保全坐在炕上，臉上毫無表情。

梅英撥旺鉄盆里的火，揉了揉被烟熏酸的眼睛，向她爹說：“咱們現在就研究吧！”

“嗯，”王保全應着，從嘴里拔出烟袋，在炕沿上“叭叭”克了兩下烟灰，然後又把烟鍋插進烟布袋，一面摸摸索

索的裝着烟，一面思索着要說的話。

梅英見她爹擺出要說話的樣子，急忙站起來，走到桌子前，往旁邊的椅子上一坐，掏出筆記本子，催促道：“爹，說吧！”

王保全問了問石柱這兩天做些什麼，覺得石柱倒還虛心，說話很守規矩，並能尊重自己，不由心里高興起來，臉上挂着笑，說：“我也不經常開會，不知道該說些啥，關總一句話，大伙選咱們搞水利，咱們可得賣力干啊，辦事情要穩，不能冒失……”

石柱剛來時很拘束，現在見王保全眉開眼笑、言和語順，心里馬上松快了很多，就插嘴說：“是呀，咱們一定要好好干。大伯，說到搞水利，我可不攬門，你年紀大，有經驗，我保證跟着你好好學就是了。”

“老經驗用不得了。”王保全把聲音拖得長長的，弦外有音的說：“目下是你們年輕人的世事，你們年輕人干劲大！”

從對方的話音里，石柱聽出來這是門神卷灶爺——圖（話）中有圖（話）。便說：“青年人雖然有干劲，可是沒經驗，總得老年人指導啊！”

“老經驗就是用不得了。”王保全故意說着反話，“目下的人，腦筋新了，凡是老經驗都是老保守，只有青年人說的話才吃得開！”

石柱張嘴正要解釋，梅英說話了：“爹，別說這些了，咱們說正經話吧。”

“這不是正經話？這是邪話？”王保全歪著頭，不滿地問。

梅英沒吭聲，低下頭翻弄着筆記本子。

停了一会，王保全說：“你們先說吧！”

梅英的眼光移到石柱臉上：“你說吧！”

石柱搖著頭：“我還沒想周全，你先說。”

梅英看著筆記本子，好象在學校里小組會上發言似的，有條不紊的說：“首先，咱們水利股要有個制度。我的意見是：每兩天咱們利用晚上時間在一塊研究和学习一次，因為要領導開展全社的水利工作，咱們本身先得提高。同時，結合咱們社里開展水利工作中的實際問題，想出解決的辦法。其次，咱們建議社委會，把青年突擊隊組織起來，目前專門突擊水利……你們看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”石柱極表贊同，“這辦法很好，打鐵先要腰杆硬，咱們不懂得打井開渠的技術，想不出辦法，怎麼領導大家呢。大伯，你說？”

王保全想了一下，慢條斯理的說：“這方法好是好，只是，兩天學一次，恐怕辦不到。我這麼大年紀啦，白天干一天，晚上還學習，我怎麼能支持住？”

“爹，這好辦，你精神支持不下來，不要勉強參加。我和石柱都年輕，正是鑽研、學習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堅持兩天學一次。”

王保全點了下頭。

快研究完的時候，社主任王占勝來了。王保全向占勝笑道：“來，快坐下烤火。”

占勝撥了撥盆里的火苗，看了看梅英和石柱：“你們這是開會？”

梅英搶著說：“你不是讓我們水利股訂個計劃嘛，我們現在正在研究。”

“好，”占勝說，“你們水利股真算話，說干就干！”